

新式標點

漢學師承記

國學研究叢書之一

劉勰撰



漢學師承記

標點者 凌善清

上 冊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緒言

(一) 小引

(二) 漢宋學史略

(三) 漢宋學異同

(四) 清學與漢宋學

(五) 江著漢學師承記評略

(一)

這部江藩著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包括三部份：

(1) 國朝漢學師承記

(2)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3) 國朝宋學淵源記

(1) 是正記，(2) (3) 是附記，這是梓行時原來的分法；其實，除國朝經師經義目錄爲蒐集漢學師承記傳中所載諸家撰述可附於國朝漢學師承記之外，國朝宋學淵源記儘可不作附記而與國朝漢學師承記並時對立。

江藩是純粹的漢學家，他著此書，原有一貫的宗旨的。其子江鈞在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後小識中有幾句話，實足以代表著者全副精神的所在。

著錄之意……凡有……一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不著錄。

這部書是以經師爲中心的，其價值，(1) (3) 可等諸各史中的儒林傳，(2) 可等諸各史中的藝文志和經籍志，何況他還拿純粹漢學家的資格，運用他的師法家法來記載他們所謂的家學呢！

(一一)

現在，將漢宋學作一簡單的敘述，以期於讀本書前，先得一整箇的概念，再來衡

景江氏所作究竟是怎樣。

中國研究經學的學者，向有所謂漢宋兩派。通常總以爲漢學起於漢，宋學起於宋的。其實不然。在兩漢以前，講學者已經有兩種不同的學派顯現着分歧的趨向了。阮元說：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

『德行』與『六藝』卽爲後來漢宋學的分水嶺。論語：

據於德，……遊於藝。

於『德』曰『據』，於『藝』曰『游』，已經重於其間了。荀子：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精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

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

曰「數」曰「義」卽是「致知」「明理」的說法。而味其語意，學者在當時傾向於義理的方面，尤爲顯著。處於這種偏於義理之學極嚴厲的時代，那名物訓詁的漢時的學問，怎會產生的呢？方東樹說：

秦兼天下，席狙詐之俗，肆暴虐之威，遂乃蕩滅先王之典法，禁燒詩書，於時，不特經之用不興，並其文字而殄滅之矣。漢興，購求遺經，於是羣經始稍稍復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殘闕失次，斷爛不全，賴其時一二老師大儒，辛勤補綴，修明而葺治之，於是易有四家，書與詩三家，禮春秋兩家，號爲十四博士。則章句所由興，家法所由異，漢儒之功，萬世不可沒矣。

在古籍蕩然無存的時代，專講「經之用」是不行了，故一變而爲「文字之學」。這於中國經學史上爲一極大轉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當時班固就說：

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這種論調，已足以代表當時一般學者專守章句的流弊。即使有徐幹的『大義爲先，物名爲後』改革的呼聲，也無濟於事了。歷魏晉六朝，因政亂及胡禍的關係，學者也無暇及此，差不多一直要到唐時的義疏之學興，把漢儒的經注重復注過，漢學才顯明的中興起來。皮錫瑞說：

唐人義疏其可議者，誠不少矣；而學者當經籍淪亡之後，欲存漢學於萬一，親鄭君之藩籬，舍是書無徵焉。

觀此，可知唐人義疏之學，祇好說有功於漢注，對於經文，卻只是偶然的附帶提及，而不是有心的專意闡明。所以唐人義疏學，確爲純粹的漢學——東漢的章句之學，是毫無疑義的了。當時，又有經說一派，如啖助、趙匡、陸淳等，各自論說，不相

統攝，』與墨守傳注的義疏派不同，這種懷疑的精神，後經宋儒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陸子靜的努力運用，宋學的基礎，纔正式確定。章學誠說：

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

所謂『末學忘本』即指漢以後研究注疏者而言。皮錫瑞說：

前漢今文說，專明微言大義；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饜學者之心，於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之經學，所以分也。

則宋學之興起，對東漢及漢以後，原爲經學上一大改革；對西漢及漢以前，卻又是一種復古的運動了。（前漢經學，有方東樹說的『得之屋壁，得之淹中，得之宿儒之口授』的區別，『得之屋壁』和『淹中』者，是要詳『章句訓詁』的；『得之宿儒之口授』者，不過講明『微言大義』，本無所謂『章句訓詁』。此派勢力，在當時不大。）歷經元明，雖自身又有程朱派陸王派的不同，然其以宋學爲立足點，蓋初無二致。凡一學派，斷無一成不變的，矯枉於此，必過正於彼，宋學雖爲挽救

『末學忘本』而起，不久也漸趨於腐化。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黃宗羲以祖國淪落，鑒於宋學末流的空虛，遂別創宗經一派，力矯斯弊。顧氏說：

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

黃氏說：

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

『宗經』之說，在顧黃的初意，原爲重振宋學而發，只是於宋學未有裨益，卻做了漢學復活的嚆矢，如惠棟等的崇拜經師，遵守古訓，排斥宋學，愈趨極端。

以上漢宋學兩派之簡單的鳥瞰，可將其重要的意義，約列於下：

(1) 漢宋學雖確立於漢宋兩代，但在漢以前，已早有『義』與『數』兩派分歧的趨向。

(2) 在漢以前，學者大都側重於「義理」的方面——似今日所謂之宋學。

(3) 漢學的產生，純係時代使然，假如秦始皇不焚燒經籍，則漢學之不能產生，決非過言！

(4) 宋學之正式成立，對東漢及漢以後的章句之學爲革命，對西漢及漢以前之義理一派爲復古。

(5) 顧黃宗經一派，重振宋學，結果，反使漢學復盛而宋學衰落。

(三)

漢學與宋學，究竟有什麼異點？我想誰都知道漢儒稽名物，宋儒明心性的，但這不過是表面的不同而已！漢學講師承，宋學貴心得，纔是兩派的根本差異處。四庫全書提要敘：

……詰經之說，……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

受，遞稟師承，非唯詰訓相傳，莫敢同異，卽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屬，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爲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學派旁分，攀援日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各學抒心得，及其弊也肆。

簡單分起來，不外謹師承，貴心得兩種。阮元曾說：

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

宋儒於心得所在，卽「排斥經師舊說以爲不足信」，不謹師承，更無所謂家法，阮氏的話，直是不懂宋學而又懂透了宋學。

漢學既爲謹師承，稽名物，我們知道，師說之不可更易，名物之不可意解，其必然

發生的現象，就是根據『實事』。宋學明心性，貴心得，本是一種形而上的學問，沒有根據可言，眞理所在，卽脫略舊聞舊說，唯在自我的『求是』。兩派固各有其長處，只是流弊，也很多。宋儒並非絕對不稽名物，漢儒並非絕對不明心性的。倘漢儒單是謹師承，未免『務實』而太不顧『是非』。宋儒單是貴心得，未免『求是』而太抹殺『實事』了。宋學的好處，在創獲，其弱點在空虛；漢學的好處，在謹嚴，其弱點在勦說。則宋學之可取，原在其懷疑求是的精神，而不在其鄙棄證據專任理智的方法；漢學之可取，只在其根據實事的方法，而不在其曲殉師說薄視理解的精神。

某時代的學問，有可以代表某時代的特性的，其唯一的要素，就是創作。好比：西周的經學，東周的子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明的理學……無不含有創作的素質，也無不可代表各該時代的特性。講到漢學，就不是這樣的了；牠是時勢造成的英雄，對於已焚的經籍，從灰燼中檢出來，做一番整理的工作，負一種保存的

責任，不，只是零碎的整理，殘缺的保存。我並不怪那些老師宿儒的不能整箇底整理，全部的保存；整箇底整理，全部的保存，還只是整理與保存而已。他們若有創造的天才，超拔的識見，去另闢途徑，有所新發見，或者中國的學術界，將改頭換面的重見別相，也未始不可能；所謂漢以後的漢宋學派之消長和二千年來此膠彼葛的紛爭之無謂，都是附帶牽連的事。退一步說，即整理與保存之外，也還儘可以從事於新的創獲新的發見的，祇曉一味兒抱殘守缺，認爲是終生的盛事偉業，鬧得學術界死氣沈沈，成了一片殭局，這樣，還有什麼特性的可言呢？

(四)

根據上面『漢學無特性』的話，那末，清代的講訓詁者，不就是『一邱之貉』了麼？關於此點，清代的訓詁學家是否即爲漢學，還是疑問！儘管閻百詩、惠元溪……一流人的旗幟是恢復漢學排斥宋學，我們總不能相信他們所攻擊的即是純粹的漢學而與宋學絕無因襲的關係。龔自珍曾在與江子屏牋上說：

大著……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不安……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敢實其說。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

「本朝自有學，非漢學」這話最值得注意。按清代學術上最佔勢力的有兩派，一爲吳派，一爲皖派，吳派的首領是惠棟，皖派是戴震。這兩派勢力雖均等，但代表清代的學問的皖派，其治漢學卻不及吳派的純粹。看惠棟說：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

其謹師承與守家法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所以王引之說：

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

因「謹師承」「守家法」而至於「曲殉師說」「是古非今」「實事」是根據了，但無心於「求是」。故此派實爲漢學嫡系，可一線貫串下來。再看戴震說：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傳會。

所謂「空所依傍」，正是不依傍師說來傳會之意，並非不重「實事」。江藩紀戴震有這幾句：

其學長於考辨，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

「考」而能「辨」，正是皖派勝過吳派地方，以宋儒懷疑「求是」的精神，來驅策漢儒根據「實事」的方法，取兩派的長處，熔爲一爐——也唯有將兩派的長處，合併起來，才愈見其真「實」，愈覺其真「是」。這是皖派的命脈所在，決非漢宋兩派中任何一派可及。故代表有清一代的學問的是皖派，而代表時代特性的，也便是考證學——大聯盟的考證學。可知誤以清學爲漢學者，只是看到表面相似的方法而沒有顧及根本懸殊的精神的緣故。

(五)

關於本書的好處，在小引裏已略加陳述，但同時也應得要注意下列的兩點：

(1) 著者江藩，是純粹的漢學家，他站在漢學的立場上說話，門戶之見，當然是不免有的，附記國朝宋學淵源記所列諸儒，固有表示不滿者，即顧廣、二大師，以有『深入宋儒之室』的嫌疑，也幾遭排擠。

(2) 江藩在當時，是惠棟的嫡派，他想把吳派奉為正統，故不惜自亂其例，將戴震等皖派人物拉攏進來，以鞏固自家的壁壘，對抗宋學，大有清學即漢學之概，龔自珍不甘心，叫他改國朝漢學師承記為國朝經學師承記，在我們看來，直是『違心之談』了！

一九三〇，五，九。

江藩傳

(錄自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江藩字子屏，號鄭堂，江蘇甘泉人。少受業於惠松崖江叔漢，余古農博綜羣經，尤熟於史事。性不喜唐宋文，每被酒，輒自言文無八家氣。時目爲狂生，作河賦數千言，典麗雄偉，可以上方郭景純江賦，人爭傳錄焉。嘗蓄善本書萬餘卷，歲飢盡以易米。繪書巢圖志，咸四方名宿題詠，殆徧撰高宗詩集注，由韓城王相國杰進呈，恩賞御製詩文集，復諭召對，值林爽文陷臺灣，報至，遂輟，落魄而歸。飢驅至粵，阮文達延修通志，書成，修脯累千金，隨手揮霍略盡。凡以布衣而爲掌故宗者，垂二十年。蓋少爲方聞士，且生於典籍之區，乾隆朝佐當道治四庫七閣之事，於名公卿老師宿儒，畢上下齟齬，萬聞千睹，因勒成漢學師承記八卷，使兩漢儒林家法之承受，清代經學之源流，瞭然可考。又成宋學淵源記三卷，分北學、南學，附記共若干人。又取諸儒撰述之專精漢學者，仿唐陸氏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成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

義旨嚴正，文詞茂美；雖間或失之顯固，然能甄擇無汎愛，如陳啓源說詩「四方美人」一言不善，卽削其姓氏，而宋學所錄，上窮檐苦行，摺南方浮華士一命以上，才有政治聲聞，亦斥不載。龔定庵謂其一窺氣運之大源，孤神明以深往，「殆非過譽」。初年十八，撰爾雅正字，以說文爲指歸；說文所無之字，或考定古文，或旁通假借，不敢妄改。王光祿西莊見之，極歎賞。晚年，重加刪定，成爾雅小箋五卷，縱不逮恂九之備，辨析形聲，差愈於二書矣。

他著周易述補一卷，申松崖之贖義；樂懸考二卷，可見古人制度；隸經文四卷，則說經之緒餘也。別有炳燭室雜文一卷，扁舟載酒詞二卷，均刊行。

余古農先生事略

附江藩 汪元亮（錄自國朝先正事略）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布衣也。年十五，通五經。家貧，不能蓄書，有茗溪書賈徐姓，借以左傳注疏，讀而月，還之。徐訝其速，曰：『熟讀矣！』徐試之，背誦終卷無誤，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肄經史，博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以郭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攘善無恥』。乃採孫炎李巡舊注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八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卞毛詩名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與交。年逾冠，以注雅別鈔就正於惠氏定宇，定宇曰：『陸佃蔡卞，乃安石新學，人人知其非，羅願非有宋大儒，均不足辨也。凡讀書撰著，當務其大且遠者。』先生矍然，遂執贄稱弟子焉。吳縣朱文游藏書最富，先生館其家，得徧讀四部書。又嘗閱道藏於元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昕夕手一編弗輟，致目力虧損，或令坐暗室中，

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後目復明；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方恪敏觀承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遊京師，與朱學士筠、紀文達、昉、胡文恪、高望善，咸謂其學在深寧、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戴氏震自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口授時江、震、滄、孝、廉、筠，亦以目疾授徒，人並稱「盲先生」。同郡以經義詩古文相論難者：薛家三、汪愛廬、彭尺木、汪竹香諸君，上下其議論，風發泉湧。先生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竦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革。家懸鬼谷子像，同社中戲呼「鬼谷子」。云卒年四十有七，所著述甚多：爾雅釋、注雅別鈔，及文選音義，均悔其少作，不以示人。別撰文選雜題三十卷，皇侃論語義疏，選音樓詩拾各若干卷，其古經解鈎沈，已採入四庫書。

弟子江藩，字子屏，甘泉人。博聞強記，心貫羣經，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使兩漢儒林家法之承授，本朝經學之源流，釐然可考。又作宋學淵源記三卷，分北學、南學，附記，共若干人。又取諸家撰述，凡專精漢學者，做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

例，作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於易取胡氏渭之易圖明辨，惠氏士奇之易說，惠氏棟之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及本義辨證，洪氏榜之易述贊，張氏惠言之虞氏義，虞氏消息，顧氏炎武之易音；於書取閻氏若璩之古文尙書疏證，胡氏渭之禹貢錐指，惠氏棟之古文尙書考，宋氏鑒之尙書考辨，王氏鳴盛之尙書後案，江氏聲之尙書集注音疏，尙書經師系表；於詩取惠氏周惕之詩說，戴氏震之毛鄭詩考正，顧氏炎武之詩本音，錢氏坫之詩音表；於三禮取沈氏彤之周官祿田考，惠氏棟之禘祫說，江氏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氏震之考工記圖，任氏大椿之弁服釋例，錢氏坫之車制考，張氏爾歧之儀禮鄭注句讀，沈氏彤之儀禮小疏，江氏永之儀禮釋宮譜增注，褚氏寅亮之儀禮管見，金氏曰追之儀禮正譌，張氏惠言之儀禮圖，凌氏廷堪之禮經釋例，黃氏宗羲之深衣考，惠氏棟之明堂大道錄，江氏永之深衣考誤，禮記訓義擇言，任氏大椿之深衣釋例，惠氏士奇之禮記說，江氏永之禮經綱目，金氏榜之禮箋；於春秋取顧氏炎武之左傳杜解補正，馬氏驥之左傳事緯，陳氏厚耀之春秋長曆。

春秋世族譜，惠氏棟之左傳補注，沈氏彤之春秋左傳小疏，江氏永之春秋地理考實，惠氏士奇之春秋說，於論語孟子取閻氏若璩之四書釋地，江氏永之鄉黨圖考，戴氏震之孟子字義疏證，錢氏坫之論語後錄，劉氏台拱之論語駢枝，於諸經總義，取顧氏炎武之九經誤字，惠氏棟之九經古義，江氏永之羣經補義，臧氏琳之經義雜記，余氏蕭客之古經解鈎沈，武氏億之經讀考異義證，劉氏台拱之經傳小記，於爾雅取邵氏晉涵之正義，戴氏震之方言疏證，江氏聲之釋名疏證，續釋名，任氏大椿之小學鈎沈，字林考逸，桂氏馥之說文解字義證，吳氏玉璠之別雅，於音韻取顧氏炎武之音學五書，江氏永之古韻標準，音學辨微，四聲切韻表，戴氏震之聲韻考聲類表，洪氏榜之四聲均利表，示兒切語，於樂律取江氏永之律呂新論，律呂闡微，錢氏塘之律呂考文，凌氏廷堪之燕樂考原，皆專宗漢學，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皆不著錄，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

又汪君元亮，字竹香，元和人。少與同郡余古農薛香聞結詩社城東，睥睨餘子，不

可一世。乾隆壬午，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親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生平論學，推東原及程易疇；論詩文，推古農。從游者多掇科第去，而君獨以著述終。又袁君廷檣、鈕君樹玉，皆吳縣人。廷檣字齋階，家楓江，有小園，饒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弄之；蓄書萬卷，皆宋元槧刻，及金石碑版法書名畫之屬。又得徐健庵留植洞庭山之紅蕙種之名，其室曰：「紅蕙山房。」與錢竹汀、王西莊、段懋堂、王蘭泉諸公，以經學相質證。生平無書不覩，尤精於小學。樹玉字非石，家洞庭山，隱於買。博極羣書，亦深小學。著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

江子屏所著書敍

龔自珍

嘉慶中揚州有雄駿君子曰江先生，（一本生下有「藩」字）以布衣爲掌故宗，且二十年。使仁和龔自珍條其撰述大旨，以詔來世。自珍徑求之，縱橫側求之，又求其有所不言者，而皆中律令，其殺也是易也，其詳也，則中春秋恩父恩王父之誼。海陬小生，瞪目哆頤，敢問：『九流最目之言夥矣！子胡張江先生之爲書？且子所謂律令，誰之爲之也？』作而告之曰：『聖人之所爲也。傳不云乎？三王之道若循環，聖者因其所生據之世而有作；是故易廢連山歸藏，誦詩三百，而周詩什九，春秋質文異家，禮從周，皆是誼也。孔子沒，儒者之宗孔氏，治六經術，其術亦如循環。孔門之道尊德性，道問學，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蘄同所歸，識其初，又總其歸，代不數人，或數代一人，其餘則規世運爲法。入我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爲道問學，自乾隆初元來，儒術而不道問學，所服習非問學，所討論非問學，比之生文家而

爲質家之言，非律令。』小生改容，爲問：『問學優於尊德性乎？』曰：『否！否！是有文無質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絕也。聖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爲之表，有窮理盡性以爲之裏；有詁訓實事以爲之跡，有知來藏往以爲之神。謂學盡於是，是聖人有博無約，有文章而無性與天道也。』端木子之言（一本「言」下有「其」字）謂之何？』曰：『然則胡爲其特張問學，得無子之徇於運歟？』曰：『否！否！始卒具舉，聖者之事也，餘則問學以爲之階。夫性道，可以驟聞歟？抑可以空（一本無「空」字）枵（一本「枵」下有一腹「字」）懸揣而謂之有聞歟？欲聞性道，自文章始！有後哲大人起，建萬石之鐘，擊（一本「擊」作「扣」）之以大椎，必兩進之，兩退之，南面搗之，橛之于。不以（一本「以」作「用」）文家廢質家，不用質家廢文家，長弟其序，臚以聽命，謂之存三統之律令。江先生布衣，非其任矣。』曰：『江先生之爲書，與其甄綜之才何如？』曰：『能進之，能退之，如南面而搗之（一本無「如南面而搗之」六字）如（一本「如」下有「將」字）橛之于。』曰：『請言江先生平生。』

曰：『生於典籍之區，少爲方聞士。』（一本「士」下有「今老而貧困一世之獻也」十字）乾隆朝（一本「朝」作「中」）佐當道治四庫七閣之事，於乾隆名公卿老師宿儒，畢下上齟齬，萬聞千睹。既老，勒成是書，窺氣運之大原，孤神明以突往，義顯。（一本「顯」下有「故可以經求指繇」七字）故可以縱橫而側求；詞高，故可以無文字而求。今夫海，不有萬怪，不能以一波；今夫岳，不有萬怪，不能以一石。飲海之一蠶，涉嶠（一本「嶠」作「岳」）之一石，如見全海岳焉。輒瓦之所積，墜茨之所師，風雨乍（一本「乍」作「一」）至，尺青寸紅，紛然流離，才破碎也。江先生異是！曰：『敬聞教矣！古之學聖人者，（一本「者」作「而」）著書中律令，吾子所謂「代不數人，數代一人，敢問誰氏也？」（一本「也」下有「者」字）曰：「一本」曰「下有「於」字。」『漢（一本「漢」下有「得兩人焉」四字）司馬子長氏，劉子政氏。（一本「氏」下有「今」字）江先生書（一本「書」下有「其」字）曰：國朝漢學師承記者如干（一本「如干」作「三十一」）卷，遷之例，其曰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如干（一本「如干」作「者十」）卷，向之例。」小生降階曰：「有是夫！雖癯也，猶得攀裳中原，於我乎親命之。」

龔自珍與江子屏牋

大著讀竟。其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說：夫讀書者，一實事求是，一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瑣碎餽釘，不可謂非學，不得爲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學乎？四也。若以漢與宋爲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摺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附於經，謬以裨竈梓慎之言爲經，因以汨陳五行，矯誣上帝爲說經。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內學，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詠白文，捫獲於經，非漢非宋，亦

惟其是而已矣；方且爲門戶之見者所擯，九也。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卽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則渾園無一切語弊矣。自珍頓首丁丑冬至日

原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傅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有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旨，暮卽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於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元居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

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卽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勸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唯江君與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與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阮元序於桂林行館。

漢學師承記目錄

卷之一

閻若璩 張 彊 吳玉搢 宋 鑒

胡 渭 黃 儀 顧祖禹

張爾岐

馬 驥 王爾晉

卷之二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沈 彤

余古農先生

江良庭先生

褚寅亮

卷之三

王鳴盛 金日遄

錢大昕 錢塘 錢站

卷之四

王蘭泉先生 袁廷禧

朱笥河先生

武億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卷之五

江永

金榜

戴震

卷之六

盧文弨

紀昀

邵晉涵

任大椿

洪榜

汪元亮

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

卷之七

陳厚耀

程晉芳

賈田祖

李 惇

江德量

汪 中

顧九苞

顧鳳毛

劉台拱

鍾 襄

徐 復

汪光燾

李鍾泗

凌廷堪

卷之八

黃宗羲

顧炎武

漢學師承記
目錄

漢學師承記卷一

甘泉江 藩纂

先王經國之制，井田與學校相維，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家室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所以耕夫餘子，亦得秉耒橫經，漸詩書之化，被教養之澤，濟濟乎，洋洋乎，三代之隆軌也！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於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濟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博；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

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甝爲義疏，於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尙知服古，不敗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則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尙。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唐太宗挺生於干戈之世，創業於戎馬之中，雖左右鑿鑿，櫛沐風雨，然銳情經術，延攬名流，卽位後，讎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惜乎孔仲達、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僞孔，穀梁退褒氏而進范寧，論語則專主平叔，棄尊彝而寶康瓠，舍玉珠而收瓦礫，不亦僨哉！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孫明

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元明之際，以制義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於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在當時，豈無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哉？然皆滯於所習，以求富貴，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也。我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籙，撥亂反正，伐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順治十三年，勅大學士傅以斬撰易經通注，以永樂大全繁冗蕪陋，刊其舛訛，補其闕漏，勒爲是書，頒之學官。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孽，親征西番，戡定三藩，永清六合，然萬機之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緯九章之術，天亶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勅大學士庫勒納等編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二十二年，勅大學士牛鈕等編日講易經解義。三十八年，奉勅撰春秋傳說彙纂。五十四年，又勅大學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又勅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又勅戶部尙

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凡御纂羣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攷異同，務求至當。遠紹千載之薪傳，爲萬世不刊之鉅典焉。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咸寧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觀書，雖夙通三乘，然雅重七經，卽位之後，卽刊行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說彙纂，皆御製序文，弁於卷首。又編定聖祖日講春秋解義。雍正五年，御纂孝經集註，折衷羣言，勒爲大訓，推武周達孝之源，究天地明察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權衡醇駁也。至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則耆定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旣與地乎侔，貴乃與天平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詔儒臣排纂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十三年，欽定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二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勅撰周易述義，詩義折中。三十年，大學士傅恆等奉勅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觀象，則取互體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於禮，則以康成爲宗，探孔賈之精微，綜羣儒之同異，本天殺地，經國坊民，治法備

矣。於春秋，則取三家之精華，斥安國之迂謬，闡尼山之本意，洵爲百王之大法也。經學之外，攷石鼓，辨大昌用修之非，刊石經，溯開成廣政之陋，又刻御製說經文於太學，皆治經之津梁，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囿，馳騫仁義之塗矣。我皇上誕敷文教，敦尚經術，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天下之衆，鄉風隨流，岌然興道而遷義，懷克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詠，猗歟！偉歟！何其盛也！蓋惟列聖相承，文明於變，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雝化，汲古義之精微，搢紳碩彥，青紫盈朝，縫掖巨儒，絃歌在野，擔簦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藩縮髮讀書，授經於吳，邵通儒余古農，同宗良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詰訓之學，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爲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

之採擇。嗟乎！三代之時，彌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邱園者也。甚至飢寒切體，毒螫癢膚，筮仕無門，齎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是記於軒冕則略記學行，山林則兼誌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彫也。

閻若璩

張 弼 吳玉搢 宋 鑒

閻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秦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文，其爲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璩研究經史，寒暑弗徹，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

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卽疑二十五篇之僞，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癡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一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一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訟，桐征，典寶，湯浩，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奭，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一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

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嵎夸」鄭作「宅嵎鐵」，「味谷」鄭作「柳谷」，「一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剗剗剗剗」鄭作「臙宮剗剗頭庶剗」，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敘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敬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曹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夸族之刑，卽苗氏之虐，亦祇肉刑止，爾

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秦誓篇中，無論紆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嚴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

之謂忠，謀合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謀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康詒元年，始遊京師，合肥、龔、尙、書、鼎、摯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原故籍，爲廩膳生，崑山、顧炎武遊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遊羣昌，與陳秀才、壽善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攷異成，若璩糾其繆，琬雖改正，然護前轍，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然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撈、善說禮服，言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

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嘆服。三十一年，客闕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閻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尙書歸里，奉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旣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焉。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并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

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攷一卷。晚年名益著。學者稱爲潛邱先生。世宗在潛邱，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簀，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予來」之句。後爲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若據以諸生而受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平生長於攷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東海公邱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持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謂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

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多否少可，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而已。如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黃太冲，顧寧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論太冲，則曰：『太冲之徒粗。』待訪錄指其繆訛不一而足，指摘日知錄一卷，見滄邱箚記中。潘聞之，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壺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璩名。』一則若璩常執贗崑山門下，然若璩所著書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沒後，遂背其師耶？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攷，潛邱劄記，行於世。子詠，亦能文。

同時山陽有張昭者，字力臣，隱於賈。受業於崑山顧炎武，究心小學，有婁機漢隸字原校本。敘曰：『自隸變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旁，好異尙奇，貽誤後學，今悉準之說文，於漢隸字原中取一正體，以朱筆標出之，或破體』

而不至背正體者，亦標出之，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亦點出之，其全譌者，則據說文駁正之，其本碑不誤而字原抄寫致錯者，亦校正之。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辨受之辭，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裹抱之愈，則不從心，而裹袖之愈又別焉。」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麋字也。」論氤氲二字曰：「以篆法當作豈靈，而隸無靈字，故借爲烟燼，又借燼而爲繼，若氤氲乃俗字，而細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爲鷗，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雕則琢也。今反歧雕與鷗爲二字，而系雕與彫爲一字，謬之尤者也。」論華字曰：「古作華，通作華，宋齊以前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斫也，非彊也。」論累字曰：「繫纍之纍，省而爲累，非積纍之纍。」論序字曰：「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論艸字曰：「艸乃象形，若草，則斗櫟實也，別爲一字。」論气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气，皆气也。加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爲气，而加食字爲餽，贅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鬥，乃

弓之橫體，引弓射隹，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於雋旁，通以爲俊，謬之大者也。」論
翬字曰：「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翬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𦏧，非翬也；
後世加艸於市爲蒂，非也。又改韋作系爲紱，亦非也。漢人不曉，妄用之。宋之米元章
名蒂，而通書作翬，皆誤也。」其書之大略如此。力臣雖不知古人假借通用之說，然
謹守叔重之書，辨鄉壁虛造之字，其學識遠出戴侗揚桓之上矣。雅好金石文字，遇
荒村野寺，古碑殘碣，埋沒榛莽之中者，靡不椎拓，嘗登焦山，乘江潮歸壑，往山巖之
下，藉落葉而坐，仰讀瘞鶴銘，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證爲顯况書，援據甚
核。力臣書法唐賢，世稱能品，爲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今世傳影本是也。

力臣之後有吳玉搢，字藉五，號山夫。攷古書文字之異，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系
韻編次，各注所出，爲之辨證，著別雅五卷。亦癖金石，與力臣同嗜，作金石存十卷。乾
隆年間遊京師，秦大司寇蕙田延至味經軒中，校定五禮通攷，後以廩貢生官鳳陽
訓導，卒。

又有安邑宋半塘者，傳晉邱之學。半塘名鑒，字元衡，世居連城。生而穎悟，善讀書。乾隆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銓授浙江常山縣知縣。三年，調鄞縣。莅鄞七年，以廉能升廣東南雄府通判，署連州。又署澳門同知。又署潮陽縣。所至有政聲，士民立生祠，頌遺愛焉。以親老告歸，囊無長物，攜書數千卷而已。歸田後，弟某爲確山令，馳書招之至確山，卒於官署。半塘湛深經術，尤精小學，以晉邱古文尙書疏證文詞曼衍而不爾雅，重輯尙書攷辨四卷。嘗曰：「經義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說文解字，乃小學之祖也。取而疏之，治經者其有所津逮乎？」採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詳贍辨博。又益以附借備三門，如水部沛字，本遼東水名，附訓爲澤，借訓爲大，爲仆，此皆見於經傳者。若見於史者，如漢書禮樂志「神哉沛」，師占注沛疾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沛然改容」，師古注感動，又大人賦「沛艾赳赳」，注張揖曰沛艾，駮駢也，則謂之備也。此乃宋氏一家之學。附者說文無此訓，以經注訓附益之，故曰附。至於借例與附益無二，又非

通借之借，意當時必有一說以處之，不可得聞矣。又有易見，尙書彙鈔，漢書地理考，詩文集，藏於家。子葆淳，字帥初，一字芝山。乾隆甲午優貢生，癸卯舉人，隰州學正。以例授國子監助教。學問淹通，工詩古文詞，性愛金石，隸書，行楷，山水，皆入能品。傳其家學。時陽城張古餘太守，與芝山友善。太守名敦仁，占餘其字也。乾隆甲午舉人，乙未成進士，戊戌補應殿試，以知縣用，今官吉安府知府。於學無所不窺，邃於經術，尤精天文，歷算，北方之儒者也。

胡渭 黃儀 顧祖禹

胡渭，初名渭生，字驥明，一字東樵，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有政聲，工古文，與歸有光齊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啟甲子舉人。渭生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徹，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生，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文毅公家。渭潛心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崑山徐尙書乾學奉詔修一統志，開館洞庭山，延渭與黃儀子鴻，顧

祖禹景范，閻若璩百詩，分郡纂輯，因得博觀天下郡國書；又與子鴻輩觀摩相善，而問學益進焉。渭素習尚書禹貢，謂僞孔孔仲達及蔡沈於地理皆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足信，浮於淮泗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滎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因足疾家居，博稽載籍及古今注釋，攷其同異而折中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成禹貢錐指二十卷。錐指者，取莊子秋水篇「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之意，言所見者小也。又謂禹貢山川，非圖不明，而漢永平中賜王景之圖，及晉司空裴秀之圖皆亡，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世無傳本，而合沙鄭氏東鄉禹貢二十五圖，世亦罕覩，且於郡國山川，未能精審，先儒舊說與經異者，不能釐正，乃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傳紀，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古今水道山脈，條分縷析，聚米畫沙，如身歷目擊者矣。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江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論近日淮黃之勢云：「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

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寧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堤，增卑培薄，更於低處創立遙堤，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一其說可稱卓論，豈不通時務之迂儒所能哉？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睹，而間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絲倫攸紱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爲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

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爲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缺文，無待於補，其議論之正，可謂通儒矣。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尙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四十二年，法駕南巡，滑撰平成頌一篇，獻諸行在，有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廬，賜饌及書扇，又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禁直諸臣，咸謂一時之曠典云。五十三年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

黃儀，常熟人，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

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聞若遽見之，不忍釋手，嘆曰：『鄙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

顧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釣渚渡，依范九鼎，後居膠山黃守中家。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賢論一書。祖禹少承家訓，不事帖括，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性，好遠遊，足跡遍天下，無所遇，歸而閉戶著書，撰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川瀆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開方法繪地圖四卷，名曰讀史方輿紀要，以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一一駁正，詳於山川險要及古今戰守之蹟，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略，讀其書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爲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世所稱三大奇書，此其一也。其二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抄。然合抄本人所易爲，李書尤嫌疎漏，豈能與顧氏梅氏之書稱鼎足哉。

張爾歧

張爾歧，字稷若，自號蒿菴居士，濟陽人也。少爲縣諸生，遜志好學，工古文詞，著天道論、中庸論、篤終論，爲時所稱。年三十，讀儀禮，嘆曰：「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間獻王以攷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尙以新莽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官疑信各半，而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意，則以意斷之，亦附於末，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後。成

書之時，年五十有九矣。崑山顧炎武游山左，與爾歧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嘗與汪琬書，稱爾歧之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書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僂若。」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爾歧閉戶著書，是以世無知者，平生交游，炎武之外，則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四人而已！所著書有夏小正傳注一卷，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濟陽縣志九卷，蒿菴集三卷，蒿菴閒話二卷，春秋傳議未成。晚年蕭然物外，不與世接，自爲墓銘而卒。

馬

驢 王爾僂

馬驢，字宛斯，一字驄，御，鄆平人。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在京師，用才望與順天鄉試同攷官，後爲淮安府推官，尋奉裁改知靈璧縣，有善政，卒於官，士民皆哭，且號於上曰：「願世世奉祀！」於是得部檄，祠名宦。驢少孤，事母以孝聞。穎敏強記，於書無不精研，而尤癖左氏春秋，以敘事易編年，引端竟緒，條貫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數

萬言。又取太古以來，及亡秦之事，合經史諸子鉤括裁纂，佐以圖攷，參以外錄，謂之釋史。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至亡秦，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合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其書最精，時人稱爲馬三代。顧炎武讀是書，嘆曰：「必傳之作也。」康熙四十四年，仁皇帝南巡狩至蘇州，一日，垂問臚所著書，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元板，明年四月，令人賫白金二百兩至鄒平，購板入內府。

同時有王爾齊，字襄哉，號止菴，一號泡齋，掖縣諸生。讀經宗漢學，以爲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爽之易，亂於王輔嗣；馬鄭之書，亡於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爲主，然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其論讀史也，以正史爲主，而

旁證以外史。如前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蕭常續漢書；謝陸季漢書；晉書外，有崔瑛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實錄；新唐書外，有劉詢舊唐書；范祖禹唐鑒；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炯林禹吳越備史；句延慶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禹偁東都事略；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夢莘北盟會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參互攷訂，以知其得失。亦一時之學者也。

漢學師承記卷二

甘泉江 藩纂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歷高宗蹕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二十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村。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樸菴，明歲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遊，工詩，古文詞。既壯，阨於貧，遍遊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 朱彝尊 亟稱之，文名益著。康熙 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習國書，改密雲 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子 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研溪先生夢東 里 楊文貞公 來謁，已

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年十二，即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先輩所激賞。二十一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乃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衆皆驚服。戊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兩充同考官。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華亭王項齡、仁和湯右曾及先生三人對。其後己亥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禮成，奉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得膺寵命，洵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命留任三年。嘗謂：「漢時蜀郡儼爾，文翁守蜀，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

法。一訪諸輿論，有海陽進士翁廷資，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粵人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旨修嶺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旨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邃深經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

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一於是啖助、陸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

而僞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河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棊」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其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况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撻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

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瑟理數攷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鍾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筵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鍾筵之黃鍾宮爲正宮，小呂筵之黃鍾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瑟。筵孔疎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筵之七音，生於宮孔。」

黃鍾籟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莫能解也。所著者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集，采蓴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海內學者稱爲紅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東渚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鷓禪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堦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所以鄉人稱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松崖先生，半農先生之次子也。名家諱字定宇，一字松崖。初爲吳江學生員，後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有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蘊川李紱一見奇之，曰：『仲儒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嘗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

自以爲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饑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終年課徒自給，甌塵常滿，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抄，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眞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 尹繼善，文襄公 黃廷桂，交章論薦，有一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一之語，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而罷歸，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略於李鼎祚 集解中，精學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篇，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 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 六五云，箕子，升 六四云，王用享於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

其子作芟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芟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闔于亥，孽萌于子，該芟，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于亥，乾出于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浴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象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讎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讐、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無經識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禱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謂而周易之學晦，鄧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引夏書，

一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一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文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從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之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一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

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隍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曰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

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下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無疵癘，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頌容春義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注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親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親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闔丘方

丘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此魏明所以廢漢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甫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義，鍼砭俗說。於書有古文尙書攷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篇，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太史公從安國問故，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聿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遠，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章鄭之遺，前修不揜，郊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一

令尹蔣艾，獵，一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一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一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一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一人，一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一臧文仲廢六關，一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未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己入，今何本亦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有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扈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微，後百餘年，魯設梁，亦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糜

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勳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公。」按係卿，齊潛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注書，言天子廟數，乃賻贈穰舍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者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讖無恒，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卽周志也。在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

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言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音，以博異聞，正俗學。又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松諸家之書皆亡，乃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所有撰述，如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詩焉。周易本義辨證五卷，太上感應篇注二卷，亦經好事刊刻，惟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崖筆記二卷，松崖文鈔二卷，世無刊本。又有諸史會最，竹南漫錄，皆未成書。卒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先生晚年，盧運使見曾延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種，山左詩鈔，感舊集，皆先生手定焉。同時與先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有學福齋集。受業弟子最知名者：余古農，同宗，良庭兩先生。

如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戴編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難，以師禮事之。錢少詹爲先生作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日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疎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

沈彤

沈彤，字冠雲，一字果堂，吳江縣諸生也。康熙雍正間，何學士焯以制義倡導，學者四方從遊，弟子著錄者四百餘人。弟子中惟陳季方、陳少章及彤最知名。季方工文詞，少章精史學，彤獨以窮經爲事，核先儒之異同而求其是，爲文章不貴詞藻，抒心自得而已。應博學宏詞科，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不入選。有人薦修三禮及大清一統志，議敘得九品官，恥不仕，遂歸吳江，閉戶治經，矻矻終年，羣經皆有選述，尤邃於禮。著周官錄田考三卷。因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故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積算特爲精密。又以儀禮古人患其難讀，自

唐賈公彥後，惟朱子李如圭張淳黃幹楊復五人，乃專攻士禮，著有儀禮小疏，惜未成書。惟有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喪禮、喪服傳五篇。每篇附以監本刊誤，卷末又附左右異尚考一篇。其說以康成公彥爲宗，兼采元啟繼公之注，然掇擊君善者十之七，從其說者十之二三耳。彤述作矜慎，不輕意下筆，所著如尚書小疏、春秋左傳小疏，僅有數十則，以視近日士大夫急於成書，蹈鹵莽滅裂之譏者，有霄壤之分矣。其書傳於世者，周官祿田考、儀禮小疏之外，有吳江震澤二縣志、果堂集十二卷。彤老而無子，窮困以卒，得年六十有四。潘向在京師，有夫己氏問予曰：「叔嫂有服乎？無服乎？」予答之曰：「據禮經是叔嫂無服也。考年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注：「雖無服，猶弔服如麻，袒免爲位哭也。」則叔嫂之服，弔服加麻袒免，旣葬而除，無所謂大功也。夫己氏出鄆人，萬充宗叔嫂有服辨示予，大笑曰：「子墨守鄭學，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豈得謂禮家乎？」充宗之文，因晉成粲之說，而曲解喪服傳「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以證叔嫂之大功，而

謂康成不能解，公彥強爲之解，予心知其說之謬，然無以應也。南歸後，讀儀禮小疏曰：「一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一鄭於上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此兄弟同義，故不重出。」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叔嫂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彤謂此條總結上經，非專記其不見者。夫之姑姊妹見於小功章，賈乃遺之，至云從母之類，則有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總，有若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總，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於其中矣。從母者，母之女兒弟也，故亦可稱兄弟，此可以發成絜之癥結，息充宗之狂喙矣。且自謂不能潛心尋討傳文，及鄭賈之說，至爲夫已氏所折，乃知果堂肆禮之精審如此。嗟乎！先輩之用心縝密，烏可及哉！

余古農先生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別字占農，吳縣布衣也。先生生五歲，父慕遊粵西不歸，母顏授以四子書，五經，夜則課以文選，及唐宋人詩，古文。年十五，通五經，卽知氣理空言，無補經術，思讀漢唐注疏，家貧不能蓄書。有茗溪書棚，徐姓識先生，一日詣書棚借左傳注疏，匝月讀畢，歸其書，徐姓訝其速，曰：「子讀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誦，終卷無誤。徐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肄經史，博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雖僕僕五六十里，不以爲勞也。以郭璞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攘善無恥，乃採注疏及太平御覽諸書中，隄爲舍人孫炎李巡舊注而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八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卞毛詩名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下交。年二十二，以注雅別鈔就正於松崖先生。先生曰：「陸佃，蔡卞，乃安石新學，人人知其非，不足辨，羅願非有宋大儒，亦不必辨，子讀書撰著，當務其大者，遠者。」先生聞之矍然，遂執贄受業，稱弟子焉。吳縣朱文游藏書之富，甲於吳

門延先生教讀，館於滋蘭堂中，得遍讀四部之書。又嘗閱道藏於元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居恆手一編弗輟，日不足，則繼之以夜，於是目力虧損，不見一物，有人傳以坐暗室中，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之後，目雖能視，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聞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間遊京師，與朱學士笥河先生，紀文達公，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咸謂其學在深甯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歛戴震以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目口授，生徒極盛。是時江震滄孝廉名筠者，亦以目疾教讀，時人皆稱爲盲先生。同郡以經義詩古文詞相論難者，薛家三先生，汪愛廬先生，彭進士紹升，汪孝廉元亮，先生上下議論，風發泉湧。家三先生曰：『鬼谷子縱橫家，舌有鋒鏑，不可當也。』先生狀貌奇偉，頂有兩肉角，竦眉大眼，口侈多髯，如鞵革，家懸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戲呼爲鬼谷子。乾隆年間，詔開四庫館，徵四方名彥，充校讎之任，有人以山陰童鈺及先生名達於金壇，因一諸生，一布衣，格於例，不果薦。先生貧病交攻，再娶無子，卒年四十有七。其牢騷不平之氣，往往託

之美人香草，形於歌咏，哀音微茫，有騷人之遺意焉。生平著述甚多，爾雅釋，注雅別鈔，悔其少作，不以示人。文選音義，亦悔少作，然久已刊行，乃別撰文選雜題三十卷。又有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先生深於選學，因名其樓曰選音。疾革之時，以雜題詩集付弟子朱敬輿，敬輿寶爲枕中祕，以是學者罕知之。惟古經解鈎沈，已入四庫經部。當日戴震謂是書有鈎而未沈者，有沈而未鈎者，然沈而未鈎，誠如震言，若曰鈎而未沈，則震之妄言也。今核攷其書，豈有是哉！惟皇侃論語義疏，其書出於著鈎沈之後，且爲足利贗鼎，何得謂之鈎而未沈者乎？藩爲先生受業弟子，聞之先生曰：『鈎沈一書，漢唐晉三代經注之亡者，本欲盡采，因乾隆壬午四年得虛損症，危若朝露，急欲成書，乃取舊稿錄成付梓，至今歉然。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亦經籍之幸也。』藩自心喪之後，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載塗，飢寒切體，不能專志壹心，從事編緝。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嘆治生之難，蹈不習之罪，有負師訓，能不悲哉！

江良庭先生

先生諱聲，本字鱣，後改叔，其先世居休甯之梅田，後遷蘇州，又遷無錫，復歸吳，遂爲吳縣人。少與兄震、滄、孝廉同學，不事帖括，讀尙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怪孔傳庸劣，且甚支離，安國所爲，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同郡通儒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尙書攷，及閻若疇古文疏證，乃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僞作。於是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攷他書，精研故訓，成尙書集註音疏十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尙書集註音疏前後述外編一卷，尙書經師系表也。經文註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僞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鷟，皆不能得其要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所著之書，乃能發其作僞之跡，勦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注，則皆未之及也。先生出而集大成，豈非伏孔、馬鄭之功臣乎？其辨秦誓曰：「秦誓，今文古文皆有之，漢儒皆誦習之。馬鄭皆爲之注，自東晉僞古文出，則有秦誓三篇，世無具巨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爲孔壁古文，因目此爲今文，且反疑其僞，以故寢微而至於亡。顧其遺文記火流穀至之事，且無諸傳記所引之

語，故馬融雖爲之注，不能無疑。今姑備錄馬說而辯之。馬融書敘曰：「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卜，夔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秦誓曰：獨夫紂。禮記引秦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攷無罪；紂克予，非朕文攷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秦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辨之曰：案融之意，以秦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傳乎？秦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秦誓雖不出於

伏生，不得謂非秦火已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秦誓三篇，適五十七，無秦誓，則不符其數。又李顥集注尚書，於此秦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秦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秦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耶？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覬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貽我來辯，帝命率育」，卽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秦誓甚多，而疑此

秦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秦誓曰：「事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况。秦誓亦猶是耳。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具出於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况秦誓經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耶？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不敢張空卷以自吐其胸臆，並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摭拾典籍，以供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肯故留此間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僅守殘篇而不敢補緝。

故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辨。『此又閻惠二君之所未及也。先生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卽與人往來筆札，皆作古篆，見者訝以爲天書符籙，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甌星說一卷，文不錄。喜爲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遊如王光祿鳴盛、王侍郎蘭泉先生，畢制軍沅，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事干之，所以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公淳首舉先生，賜六品頂戴。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動與時違，取周易艮背之義，自號艮庭，學者稱爲艮庭先生云。藩少從占農先生學，先生沒後，藩汎濫諸子百家，如涉大海，茫無涯涘。先生教之讀七經三史及許氏說文，乃從先生受惠氏易，讀書有疑義所在，先生指畫口授，每至漏四下，猶講論不已，可謂誨人不倦者矣。子鏐，字貢庭，名諸生。孫沅，字鐵君，優

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頌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菴，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駢體文字，當今海內學者，莫之或先也。頌字述卿，嘉慶甲子舉人，乙丑以第二人及第，今官翰林院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親密者，錢宮詹大昕、褚部郎寅亮、宮詹別有傳。

褚寅亮

褚寅亮，字潛升，號鶴侶，一字宗鄭，長洲人也。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大昕爲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註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庵勉齋信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敦繼公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蓋君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異，特其巧於立言，舍而

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就其義，不幾於無所忌憚乎？一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最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一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一燕禮「勝觚於賓。」敖改觚爲觶。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宰夫主獻，旣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一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人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一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練冠。」敖改練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練，故閒傳云：練冠練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練冠。毋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一七虞禮「明齊醴酒。」敖以醴酒爲衍文。駁之曰：「注明言

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醴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
特性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
「寅亮精天文，歷算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演，寅亮校正刊本誤字，如「月相求六劫之數」句，六劫當作七劫；「推閏餘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當作加七。少詹服其精密。早年爲公羊何休之學，撰公羊釋例三十篇。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訾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藏於家。乾隆四十年，以病告歸，五十五年卒。

漢學師承記卷二終

漢學師承記卷三

甘泉江 藩纂

王鳴盛 金日追

王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別字西莊，嘉定人。生而敏慧，四歲隨王父讀書，丹徒學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詠以神童目之。年十二，爲四書文，才氣浩瀚，已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諸生，屢試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藉甚。江蘇巡撫陳文肅公大受，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澂，常熟王峻，皆賞其才。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客遊蘇州。時沈文愨公德潛，以禮部侍郎致仕，海內英雋之士，皆出其門下，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大昕，吳內翰企晉，及曹仁虎，趙文哲，黃文蓮相唱和，文愨以爲不下嘉靖七子。又與惠松崖徵君講經義，知訓詁必以漢儒爲宗，精研尙書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僞，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秦誓固

僞，而唐人所斥爲僞秦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眞僞辨，而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十九年莊培因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以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尤見重於學院學士蔣文恪公溥。二十三年，天子親試翰詹諸臣，特置一人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歲事，卽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命。還京，有御史論其馳驛濫用驛馬，聖吏議，左遷光祿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事通，亦不與朝貴接，家本寒素，賣文諛墓以自給，餘則一介不取也。閉戶讀書，日夕探討。嘗謂：漢儒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士，皆知崇注疏矣，然經注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餘經則出於魏晉，未爲醇備。故所撰尚書後案，以鄭馬爲主，不得已間采僞孔、王肅，而唐宋諸儒之說，概不取焉。又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爲空言無

益也。又有蛾術篇一百卷。其目有十：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王深甯不相上下。詩宗盛唐，中年出入於香山、東坡。晚年獨愛玉谿生，謂少陵以後一人。手定詩集二十四卷，古文若干卷。老年因讀書窮日夜不輟，目遂瞽，有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乃自號西泚。卒年七十有八。潘十六歲時著爾雅正字，光祿在艮庭先生家見此書，囑艮庭先生招潘往謁，獎賞不去口。嘗謂潘曰：子門下士以金子璞闢爲第一。予近日得見好學深思之士，惟子及李子賡、費子士璣三人而已。璞闢名曰追，嘉定諸生。閉門校書，不求聞達。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著有儀禮正譌十七卷行於世。士璣，吳江人。嘉慶戊午科舉人。治漢易。李賡，號許齋，嘉定人。深於小學。乾隆庚戌成進士，今官浙江嘉興府知府。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爲嘉定人。生而穎

悟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時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詢嘉定人材於王光祿西泚，以先生對。先生，西泚之妹婿也。侍御告之巡撫雅蔚，文檄召至院中，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下筆千言，悉中典要，侍御嘆爲奇才。乾隆十六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在京師與同年長洲褚寅亮，全椒吳朗，講明九章算學，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法。時禮部尙書大興何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與先生論李氏，薛氏，梅氏，及西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家之術，翰如遜謝，以爲不及也。先是在吳門時，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兩徵君游，乃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乾隆十九年，莊培因榜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翰林，以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又以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純皇帝深知爲績學之士，侍讀學士時，卽命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又奉敕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

志，天球圖，皆預纂修之列。乙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主考河南之年，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外艱歸。先生淡於名利，慕隱曼容之爲人，嘗謂官至四品，可以歸田，故奉諱家居之後，卽引疾不出矣。嘉慶四年，今上親政，垂詢大昕家居狀，朝貴寓書敦勸還朝，婉言謝之。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有七。先生深於經史之學，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一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有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

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俱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虞氏之卦之說曰：「之卦，卽變卦也。」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夫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恆，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

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初之上，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覆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班而董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蔡君謨說）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

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嘖嘖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紊其例也。論鄭爻辰之例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龜。龜者，鼈屬也。同人初云：同人於門。隨初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枵，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萃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清廟，萃渙之彖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牯，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鶉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

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以無微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並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

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卽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復回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卽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本當作潛，說文：「潛水出鄭國。」引詩「潛與洧，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潛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潛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衆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溱洧作溱洧同。論春秋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

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驪師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盾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

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曷弟，不可以愛憎爲予奪也。衛孫寧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所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于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閹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樂盈之入曲沃，趙缺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

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鄆，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一論婦人七出之說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

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甯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寘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道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

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論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維，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列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論孟子決

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鄆嶧，淮泗之下列，近在數百里之間，何致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胸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尙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之大略也。至於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於文集十駕齋養新錄。

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攷異，蓋有爲而作也。又謂：「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寧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金華烏傷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卽譌，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况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尙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秦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

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迹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闡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朮；段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然。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後恐有違功令，改爲元詩紀事。生平著述，傳於世者：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廿卷，二十二史攷異一百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貞集六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日記抄四卷，補元史氏族表□卷，元詩紀事補元史藝文志六卷。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工。古人云：「一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闡於心。」先生有焉。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一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開

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之下，卽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况不及賈服者哉？先生之弟大昭，從子塘，坵東垣，繹侗，子東璧，東塾，一門羣從，皆治古學，能文章，可謂東南之望矣。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元年，應孝廉方正科，賜六品頂戴。東垣舉人。繹侗，東塾，東塾皆諸生。塘字學淵，一字禹美。爲諸生時，與諸澠淪，汪翊青，王鶴谿，王耿仲相唱和，爲古今體詩，爲王光祿西莊，王侍郎蘭泉先生所激賞。塘慊然不足，不欲以詩名。及選拔入成均，試歸，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四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汪如洋榜成進士，需次當得知縣，自以不習吏事，就教職，選授江甯府學教授。公務多暇，專志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著律呂考文六卷。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歷，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塘據淮南子太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闕略，罕所證明，作補注。

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皆行於世。卒年五十有六。玷字獻之，少而穎敏，有過人之資，精於小學。游京師，朱笥河先生延爲上客。乾隆甲午中副榜，遂至關中，在畢巡撫沅幕中，與歙方子雲、陽湖洪亮吉、孫星衍討論故輿地之學。後就職州判，監修陝西城，授乾州州判，得未疾歸，卒於蘇州。著有詩音表一卷，車制考一卷，論語後錄五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新輯注地理志十六卷。獻之工於小篆，不在李陽冰、徐鉉之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精，世人嘗弄其書如拱壁云。嘗注史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兵部侍郎松筠爲陝甘總督時，重其學品，親至臥榻問疾，索未刊著述，獻之以史記注，付公泣曰：「玷疾不起矣！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惟明公憐之，勿使蠟以覆車焉。」是時侍郎有伊犁將軍之命，曰：「塞外不能事劄，當錄一副本，原稿必寄子也。」後江都韋佩金書城爲廣西凌雲縣知縣，獲譴謫塞外，戍滿南還，公知書城與獻之同舉於鄉，以原稿囑書城付獻之。獻之捧書

泣曰：「我不能復見公矣！」至公爲兩江總督時，獻之先四年死，而書城亦化爲異物，公皆關恤其家。嗟乎！當今士大夫能諒益下士，故舊不遺如公者，有幾人哉？

漢學師承記卷四

甘泉江 藩纂

王蘭泉先生 袁廷禧

先生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琴德。其先世居浙江之蘭溪，高祖懋忠始遷江南松江府青浦縣西珠街角鎮，遂爲青浦人。考士毅，字鴻遠，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隱寺，夢人贈以蘭，明日市蘭歸，逾兩旬蘭茁二枝，一出土即墮，其一長尺有六寸，森森若巨竹狀。及夏，紫燕栖於楹，同巢異穴。至冬，陸太夫人孕男不育，而錢太夫人生先生，咸以爲蘭徵燕兆也。先生生而開敏，四五歲時，能背誦周伯弜三體唐詩，爲人演說楊用修廿一史彈詞，娓娓不倦。年十八，應學使試，以第一入學。是年得韓柳文集，歸震川集，張炎山中白雲詞，讀而愛之，乃肆力於古文詞。年二十一，丁外艱。先生侍疾日久，哀勞毀瘠，居喪讀禮，不作詩文，服闋遊吳中，蔣恭棐、楊繩武

見先生詩文，謂宋文憲以後一人也。肄業紫陽書院，時從惠徵君定宇游，於是潛心經術，講求聲音訓故之學。是時沈尙書歸愚爲院長，選先生及王光祿鳳喈、吳舍人企晉、錢少詹曉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學士來叟，上海黃芳亭，泌陽令文蓮七人詩，稱爲吳中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真迦見而心折，附番船上書於沈尙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林盛事。乾隆十八年癸酉，鄉試中式。十九年甲戌，成進士，歸班候選，秦尙書薰田延先生修五禮通考。明年遊山左歸，陸太夫人病逝，哭泣盡禮。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聘先生課其子及孫，與程編修午橋、馬同知曰增、弟徵君曰璠、汪部曹棣、張貢生四科爲文酒之會。二十二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欽定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是歲仍留揚州，盧運使屬撰紅橋小志，以記篠園、平山堂、亭榭、花木之勝。明年入都供職，溧陽、南沙、蕪林三公皆以國士待之。二十五年，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充方略館收掌官。三十一年，授刑部浙江司員外。三十二年，陞刑部江西司郎中。三十三年，兩淮運使提行事發，先生與趙文哲坐言語不密，罷

職時緬甸未靖，詔以伊犁將軍文成公阿桂爲兵部尙書，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南貴州。文成，文勤公阿克敦子也。文勤爲先生殿試讀卷師，是以知先生學問經濟，請以從，詔許之。三十四年，文成出萬仞關，住騰越，頃之，得旨，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爲經略，緬酋懜駁乞降，經略屬先生草檄，諭懜駁，允其降。三十六年，文成罷，用理藩院尙書溫福代之，奏留先生佐籌善後事。會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曾格、桑、指沃、日、呪、詛，發兵佔其地，又侵據明正、土司、濃等寨，而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亦併革什咱，殺其土司。上命溫福移師赴四川，奏請以先生行，奉旨賞給主事，隨往四川軍營辦事，旋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僧格、桑遣人訴沃、日、詛、害狀，先生作檄斥其罪。大兵進討，克斑、爛山，破斯、當、安，進攻日、耳、寨。三十七年，參贊大臣五岱與溫福訐訟，詔罷五岱，命文成往北、山、木、雅、斯、底代統其衆，先生從文成督兵，緣山而下，築卡斷賊路。時南路總督桂林統兵次達、烏，久不能克，乃以兵三千，遣參將薛、綜從墨、壘、溝，經郭、舟、山出賊後，爲夾攻之策。旣行，大雨雪，兵無繼者，金川賊由格、六、古來援，綜、援絕糧，盡

全軍皆沒。上削桂林職，趣文成督南路兵。文成奏請以先生從。先生因兵至達烏，久不攻戰，賊必無備，乃建策潛師襲之。於十一月四日子刻，潛師渡溪，遂據達烏。翁古爾壘之賊，亦震駭無守志，破其棚，克美諾，僧格桑遁入金川。先是文成奏先生係獨子，母年七十餘，深明大義，勗以殫心軍事，今從軍已五年矣，請量加拔擢。至是，得旨以吏部員外郎陞用。大兵進討金川，議分三路：溫福與參贊、哈國興由空喀；文成與參贊、明亮由當噶；兵部尙書果毅、公豐、昇額與參贊、舒常往綽斯甲，由日傍、俄坡。未幾，哈國興病沒，奉旨以海蘭察代之。三十八年，從師由美諾進發，次當噶山，攻克西山，又克兩大礪，而將軍溫福自空喀移兵木果木，攻戰失利，賊煽小金川人盡反其地，先侵登達，占固提，督董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八卦礪，海蘭察奪隘出，兵潰，溫福死焉。六月十日也。金川既得美諾，率衆犯當噶，參將劉輝、祖率一百四十餘人拒戰，自亥至寅，殺賊二百人，而領隊大臣奎林於色木則隘口拒賊，日十餘接，賊死者甚衆，畏當噶兵，乞降。文成知當噶不可守，姑從其請，徹師至翁古壘，奏沃日乃進。

討大路，請往視師，乃西行。是時晨夕得警報，而詔旨詢問無虛日。先生馳馬日行四五百里，夜草奏，治文書，恆徹夜不寐。十一月八日，大兵至大板昭，僧格桑復竄入金川，八日而小金川悉平。三十九年，分兵三路合攻，先生從師自美諾啟行，抵谷噶。四月，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入川，詔令赴軍營視狀，知軍牘皆先生一人經畫，回京具奏，上嘉之。有旨垂問文成，覆奏得旨擢吏部郎中。四十年五月，克遜克爾宗奉旨補吏部文選司郎中。八月，克勒烏圍賊巢。十二月，克則朗噶，克下壓雍中喇嘛寺，取之。金川賊索諾木之母阿倉及姑阿青，時在河西，路斷不能歸，來降，於是移大營於噶喇依。（卽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索諾木兄莎羅奔同達，克索諾木明楚克等相繼投出。二月，合攻益急，索諾木率其兄爽爾、瓦沃雜爾、弟斯丹巴、妻巴底士、妹得什安木楚及大頭人丹巴訛雜爾等二千餘人，齎印出降。僧格桑已病死，并以首獻。兩金川蕩平。先生從征九年，雖羽書旁午，然磨盾之暇，馬上吟咏，穹廬誦讀，無一日廢也。凱旋至良鄉，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四月二十九日，上遣皇子獻

俘太廟。五月朔，御午門受俘，訊於瀛臺，以逆曾兄弟罪在不赦，磔死，縣首藁街。是日，幸紫光閣賜宴，作四裔之樂，宴畢，賜白金，緞匹，朝珠，荷包。奉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著陞授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命纂金川方略，充總修官，尋擢通政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三年，上因大清一統志成於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平定準噶爾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及府州縣增置改析者多，命重修，充總修官。四十四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有旨授河南布政使。戶部尚書梁公國治言先生在軍機久，多聞舊事，請留內用，上允其奏。四十五年，隨駕南巡，變輿次嘉興，有旨授江西按察使，旋丁內艱，回籍治喪，能盡古喪禮。奉諱家居時，建宗祠，置家塾，以教族人子弟。服闋，補授直隸按察使，未抵任，改授西安按察使。四十九年，甘肅固原屬鹽茶廳回人田五阿渾，倡復新教，糾衆攻破西安州。阿渾者，回語通經教主之稱也。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具奏，奉旨以西安州距陝西長武六站，恐回匪竄入，命往禦，乃至長武。長武有都司一員，兵一百三十名，提督

調去存三十名，又益以宜君兵五十名，合參將孫受兵四十二名，共一百二十名，而長武之通甘肅者有七路，各以兵役數人守之。未幾，田五自戕死，餘黨張文慶等走會寧，提督又調孫受兵去，長武勢益弱。賊又走安定之官川，其地乃前回匪馬明心所居，回匪盤聚於此，賊勢甚張，乃借兵於總兵三德，得兵三百，令通判黃秉哲率領以來，椎牛享之，分撥城內外，聲勢稍壯，民心乃安。時副都統明善參將孫受以滿漢兵一千七百人駐高廟山，擊賊失利，二人沒於陣，賊勢大熾。距長武不及三百里，先生乃試礮巡城，爲防禦計，數堞分人，籍城外民強壯者識其名，如有急，入城協守，凡刀矛礮石燈燭油米，悉具無缺，民恃以不恐。邠乾永壽皆鑿塹填門，而長武采樵往來自若也。賊知有備，不敢犯，與石峯回匪合兵據隘以守。上命大學士阿桂，戶部尙書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都統海蘭察，領京兵從山西來；工部尙書復興，領兵從河南來；將軍莽古齊統寧夏兵一千，阿拉善王旺親班巴爾統蒙古兵一千五百，皆會隆德，賊首馬文燾率衆降。而總兵三德調赴甘肅，數倫泰代之，會數倫泰亦調往甘

肅以太原總兵富敏秦統兵，先生恐其未習地利，遂出長武從隴州至長寧，見富敏秦告以要險形勢，及攻戰之策，復歸長武。諸軍攻勦，斷賊水道，賊勢蹙，欲突圍出，海蘭察率兵邀截，殲無算。於是阿渾、張文慶、李可魁、馬四娃等皆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用兵陝西、綠營駐防五千名之外，調山西兵二千，京兵二千，絡繹過長武，需車輛馬騾，約以萬計，而銀錢火藥槍礮軍裝駝載者又以萬計。先生不攜胥吏，不藉賓僚，草檄飛書，無一舛誤。奏上有旨嘉許。五十一年，河南 伊陽縣民秦某等三十餘人，戕知縣孫岳灝，逸去。巡撫畢沅搜捕不獲，因奏言伊陽接壤湖陝，恐由熊耳諸山遁入商洛，得旨派往督緝，乃赴商州，檄州同李景蓮邏緝，奉旨授雲南布政使，仍令督捕。事竣，入都陛見。未幾，景蓮等獲秦某解京師，即命入京陛見。時奏肝氣不調，精神疲憊，請改京職，溫旨不許，乃之任。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奉旨授刑部侍郎。五十五年，隨駕東巡，回鑾至青縣，上命與兵部尙書慶桂，往江南同鞫高郵州典史陳倚道揭州書吏假印重徵事。定讞回京，又命同兵部侍郎吉慶，馳驛鞫湖南、湘

鄉縣民童高門控書吏收漕折色案。事竣，又命審湖北應城縣科派斂錢事。發摺起行，又得旨鞫江陵縣墮學三控書吏何良弼修方家淵堤工偷減土方案。訊畢，又命訊湖南永明縣賄買武童，及長沙勒買常平倉穀二案，分別定擬奏聞，奉旨允行。是年純皇帝八旬萬壽，恩詔晉封三代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生暨鄒夫人亦封一品。勅方家淵堤工時，按冊丈量，無偷減情迹，其殘損處應賠補者，屬知府張方理任之；回至荊州，方家淵堤工尙未修補，乃具奏方理草率捏飾，落其職。五十七年，隨駕幸五臺。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有貴介子搯斥，忤當軸旨，遂乞假南歸，有終焉之志矣。一日，上召見大臣，詢王昶何以不來，輦下諸公，飛札告知，乃克日就道，時屆隆冬，跋涉二千里，精神疲茶，動履盤跚，召見時，上鑒其老病，以原品休致，傳諭歲暮苦寒，宜俟春融回籍。先生以文學受純皇帝特達之知，所以開續三通館，方略館，通鑑輯覽，皆預纂修之役。己卯，庚辰，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辛巳，癸未，充會試同考官；及壬子主試順天，所得皆知名士。在京師時，與朱笥河先生，互主騷壇，門人著

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稱。歸田後，往來吳門，賓從益盛，與王西泚、錢竹汀兩先生、臧舟白公堤下，朋簪雜遝，詩酒飛騰，望之者若神仙然。六十年乙卯，先生年七十二，純皇帝以明年歸政，舉行千叟宴，詔中外臣工逾七十者皆入宴，遂詣闕，召見時詢問舊事，及江浙年歲豐稔狀，奏對稱旨。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行千叟宴禮於寧壽宮。宴畢，賜玉如意、楠木鳩杖、綢緞、裝錦大呢、筆墨等十六件。獻詩六章，奉旨刻入燕集中。二十一日，陛辭出都，主婁東書院講席。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帝升遐，入都哭臨。三月初一日，召見，詢問歷官始末，及外省吏治民情，與川楚寇盜未平之故，奏對畢，又諭凡有欲言，可繕寫密封以進。明日，詣觀德殿前敬謁梓宮，遂陳數事，上命留覽。四月十三日，百日期滿，具奏回籍。先生以辛酉年補博士弟子，至嘉慶六年辛酉，六十年矣。江蘇學政錢懋、松江府知府趙宜喜，請重遊泮宮，率新弟子祇謁文廟，行釋奠禮，宴於曲水園。時阮侍郎元爲浙江巡撫，請主敷文書院，主講席者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三。先生天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參

以韓柳古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蘊；功業文章，炳著當代，求之古人中，亦豈易得者哉！生平著述甚富：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粹編一百六十卷，明詞綜十二卷，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續修西湖志，青浦縣志，太倉州志，陝西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皆刊行於世。其未刊行者：則滇行日記三卷，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行程記一卷，商洛行程記一卷，重游滇詔紀程一卷，雪鴻再錄二卷，使楚叢談一卷，臺懷隨筆一卷，青浦詩三十六卷，天下書院志十卷。其未成書者：則羣經揭櫫，五代史注，揭櫫，取周禮職金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櫫之意，蓋以漢學爲表識，而專攻毀漢學者，皆藏於家。藩從先生游垂三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鑒許。後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詩鳴江浙間，從游者若驚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輕清魔提唱風雅，以三唐爲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黏者，皆在門下。嘉慶四年，藩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先生於萬松書院，從容言曰：『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

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猶知文義者，一經粉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年先生謂笥河師太邱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時依草附木之輩，聞予言大怒，造謗語搆怨，幾削著錄之籍，然而藩終不忍背師立異也。先生弟子中以經術稱者三人：開化戴君敦元，字金溪，乾隆癸卯舉人，庚戌中式進士，癸丑殿試，授庶吉士，今官刑部郎中。會稽王君紹蘭，字晚聲，癸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二君博通經傳，爲當代聞人。袁上舍廷樞，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也。明六俊之後，爲吳下望族。饒於資，築小園於楓江，有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弄之，蓄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祕笈精抄，以及法書名畫，金石碑版，貯於五硯樓中。又得洞庭山徐尙書健庵留植於金氏聽濤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其室曰紅蕙山房。遇春秋佳日，招雲間汪布衣、羅莊、胡上舍元謹、同邑鈕布衣、非石、顧秀才千里、戈上舍小蓮，爲文酒之會。時錢竹汀先生主紫陽講席，王西泚先生、段大令懋堂、三寓公，亦時相過從。袁大令枚、王蘭泉先生往來吳下，皆主其家。於

是四方名流，莫不挈舟過訪，詩酒流連，應接不暇。壽階性好讀書，不治生產，且喜揮霍急人之難，坐是中落，乃奔走江浙間，歲無虛日矣。後江觀察頤雲延之康山賓館，頤雲爲俗僧小石構精舍於浙之西溪，屬壽階董其事。冒暑熱，徒步山中，得痢下疾，死於家，年四十有七。藩與壽階少同里閭，後攜家邗上，壽階館於康山，蹤迹最密，談論經史，有水乳之合。壽階無書不窺，精於讎校，邃深小學，其論大誥，一將黜殷命，一云：『今尚書諸本皆無命字。詩幽譜正義引此，則有命字。案微子之命，一將黜殷命，一將黜殷命，一則此必曰：「將黜殷命。」二敍相應。且此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且顛微子之命，敍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攷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之旁，猶留命字，右偏之波磔，誥字既移第二行之末矣，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誥字具存，此摩改之明證也。』其論說文解字「藉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此爲月令有黃華之藉字，以別於藉之爲治』

牆，菊之爲大菊淺麥也。」一「嘑」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嘑」也。曰：「淮南宋蔡舞嘑」七言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潤纖美宜製禪。」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皆七言也。」一「麀麀牝者」曰：宋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麀牝，則麀不當作牝矣。」一「液，盡也。」曰：盡當作盞。血部，盞，氣液也。小徐本玉篇廣韻並作律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盡，誤也。」一「丕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如此，各本皆同，說解當云古文亥，亥爲豕，（小徐本如此）故字與豕同，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丕，見九篇豕部，此已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已與三字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剗改篆體作彡，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著書甚多，皆未編輯，其子稚魯不能讀父書，所有稿本，散失無存矣。今記藩之所聞者，略書數語，以見梗槩云。非石名樹玉，吳縣人。家洞庭山，隱於賈。無書不讀，亦深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詩文清峭拔俗，亦當代之畸士焉。

朱笥河先生

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其先家浙之蕭山，曾祖必名，始居京師，遂爲大興人。祖登俊，湖南長陽，四川瑛縣知縣，後官中書科中書。父文炳，大興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先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作詩文，才氣浩瀚，老宿見之咋舌。與弟文正公珪讀書，同臥起，手鈔默誦，雞鳴不已。弟兄同入泮宮，學使呂巖試以鵬翼搏風歌，奇其才，爲之延譽。京兆尹武進蔣炳邀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莊侍郎存與，及其弟學士培，因設筵招先生及文正公飲，試以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嘆賞不絕。於是京師有競爽之目。年二十五，乾隆癸酉，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外艱，哀毀骨立。先生本無宦情，服闋後欲遍游天下名山，已乞假矣；上召見文正，詢家事曰：「編修無定額，汝兄常補官，不似汝需缺也。」文正告之翰林院，取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上再詰問，不敢欺罔，強爲弟起。」先生不答，旣而驟然曰：「汝敗我清興矣。」

「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翰詹，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會試同考官。庚寅，奉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是秋，奉命視學安徽，以古學教士子，重刻許氏說文解字而爲之敍。敍曰：『漢汝南召陵許君愼，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浚萬歲里公棗許冲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愼以前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熹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齎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

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
徐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遠傳：遠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
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遠受學，其考之於遠作
此書，正當遠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
在家，書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
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諛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
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妄辭，使學者疑。於
是依據宣王大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會頡篇，中車府令增高爰歷篇，太史令
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樸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王，
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
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旨，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
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

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陋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紱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系，引而伸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錯作繫傳，有部系二卷，本易紱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從者，𧇧从辵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聲，而改从頁，半譌也。𧇧之爲舜，壺之爲壺，因之爲曲，齶之爲爵，全譌也。以氣化之氣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氣，於是有俗餽字，以葦飼之葦當矮，而饑餒之餒當萎，於是有俗餒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匈已从勺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墜从土而又从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饜之从農，囟聲，玉

篇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一窗一音息，徐錯以爲當从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淪其泥而揚其波。」徐錯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乙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乙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从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懈。」徐錯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一其牛翳，一翳，一角仰也。爾雅：「皆踊翳，一郭注：「今豎角牛也。」一書：「西伯既殛黎。」殛从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深則砮，一砮从水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一亦此訓也。「得此鬮鬮，一鬮亦爲龜，龜鬮詹諸。」縞衣綈巾，一綈从糸卑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堯五帝於四郊，一堯，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修涂梁溼，一溼，荆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溼，一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溼，一則

遷宜屬荊州，在此，非也。「闕碧之甲」，碧，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濫矣。」濫从女監聲，過濫也。孟子：「唯唯猶沓沓，唯唯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汎國，謂四極。」汎從水入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汎，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繫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辨。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辟从辛爲舉，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囊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史爲束縛，捽，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舉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圖文之訓，明著於

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若江別汜漚，烏殊擊已，速救各引，載旆爲垓，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雜陳，殊形備視，豈容舉百廢一，去都卽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鑷當劉，以豈當由，以纒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劉之从水，劉聲，紉之从絲，由聲，勉之從力，免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開，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棨，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棨誓，棨音秘，鄭君說也。童爲男有嬰。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童之字，國語：「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童，童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本書：「尉律學童十七已上，」亦同。當知童子之童，人，鼻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焯煌塞外渤海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

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𠄎金刀，謂許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𠄎聲，𠄎古酉，𠄎非𠄎也。讖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於篆貨或近真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重字从壬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初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一時上詔求遺書，先生上言：伏見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闕，而前明永樂大典中古書有僅存，宜選擇寫入於著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攷得失，併令各州縣所有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上嘉之，下軍機大臣議行，乃命纂輯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採輯逸書五百餘部，次第刊布，流傳海內，實先生啟之也。又奏請做漢熹平唐開成故事，

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旨候朕緩緩酌辦。其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甚嚴，得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又命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而金壇學院爲總裁，又值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覈辨析，苦往復之煩，欲先生就見，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無往見禮。先生友某公強先生見之，先生持論侃直不稍下，金壇憾之，間爲上言：朱筠纂修不勤，上曰：一命蔣賜棻趣之，一而不之罪焉。己亥八月，特旨命先生督學福建，至閩，以經學六書訓士，口講指畫無倦容。有某生爲攝令某坐以殺人，鍛練成獄，發其奸，雪某生冤，閩中士人至今稱道之。任滿回京，卒於家，年五十有二。先生博聞宏覽，於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十七史涑水通鑑諸書，皆考其是非，證其同異，汎濫諸子百家，而不爲異說所惑。古文以班馬爲法，而參以韓蘇，詩歌出人唐宋，不名一家。先生之學，可謂地負海涵，淵渟嶽峙矣！先生性愛山水，探黃山、武夷之勝，峭壁巉巖，不通樵徑，攀藤附葛，必登其巔，題名鐫石而下。性又喜飲，至連舉數十觥不亂，拇戰分曹，雜以

諧笑，每酒酣耳熱時，議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分別邪正，慷慨激昂，聞者悚然。屢主文柄，搜羅英俊，如大理寺卿陸錫熊，吏部主事程晉芳，禮部郎中任大椿，皆所取士也。戴編修震，汪明經中，皆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於先生無間言。陽湖孫觀察星衍爲諸生時，以不見先生爲恨，屬同邑洪君稚存爲紹，願遙執弟子禮。天下士仰慕丰采，望風景附有如此！先生提倡風雅，振拔單寒，雖後生小子，一善行及詩文之可喜者，爲人稱道不絕口；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廣廈千間之槩，是以天下才人學士，從之者如歸市。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碑版文字千卷，終年吟嘯其中，足不詣權貴門，惟與好友及門弟子攷古講學，醜酒盡醉而已。藩年十六，卽受知於先生，每酒闌燈施時，嘗謂藩曰：「吾儕當以樂死，功名利鈍，何足介意哉！」先生之襟期磊落，蕭然遠矣！子二長，錫，直隸，府學生，次錫庚，字少白，乾隆戊申科舉人，候選直隸州，緣事罷官，讀書好古，精於左氏春秋，能世其學。弟子以通經著者：興化 任大椿，龍溪 李威，陽湖 洪亮吉，孫星

衍，偃師武億，全椒吳燾。李威字畏吾，深於六書之學，著有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戊戌進士，今官廣東廉州府知府。孫早衍字伯淵，讀書破萬卷，訓詁輿地及陰陽五行之學，靡不貫串。乾隆丙午舉人，丁未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山東糧道。吳燾字山尊，淹通經史，凡學術之異同，論說之是非，一見即能分黑白，辨昭孽也。乾隆王子舉人，嘉慶己未進士，今官翰林院侍讀學士。任君大椿別見。

武億

武億，字虛谷，先世由懷慶軍籍遷偃師。父紹周，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少喜讀書，年十七，喪父，十九，母孟，生母郭皆逝。時伊洛溢，廬舍毀圮，架蓆處滄泥中，誦讀不輟，斯朽木，焚火以禦寒，斧傷指及足，流血殷地，終不廢讀也。年二十二，入學。乾隆庚寅舉鄉試，庚子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用。辛亥，選山東博山縣，訟無留牘，禮雨即降，有人賄以二千金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我懼雷擊我也。」暇日召耆老問土俗利病，革除民供煤炭及饋里馬草豆諸稅政。博山民煮糯米汁爲土坡。

璃作釵，珥瓶，盜燈，毬，鬻於市，及婦孺嬉戲之物，不足以供玩好之式。乾隆中葉，有好事者，爲山東巡撫，取以入土貢，遂爲例。每歲按額徵之，民苦其擾，乃爲民請於大吏，力白其害，遂不入貢。柳范泉書院，立程課教諸生，親往講學，勵以讀書立品爲善士。君承筭河先生之學，痛詆二氏，乃檄合邑僧尼至署，諭以佛爲異端，害人心，壞風俗。演傅奕韓愈之言，反覆譬喻，僧尼雖不解其說，然感其誠，皆蓄髮還俗。於是入其境者，第聞絃歌之聲，不聞梵唄之音矣。乾隆壬子，大學士和珅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山東反賊王倫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十一人橫行州縣，至博山，宿逆旅飲博，手持鐵尺，指揮如意，莫敢誰何。君率役往收之，成德等持器械拒捕，役不敢前，君手撲之仆，縛以歸。成德尙倔強不服，出牌擲於堂上，瞋目大呼曰：「吾等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敢問我耶？」立而不跪，命役擲其脛，始伏地，乃杖之曰：「牌役二名，此十一人爲誰？且牌文明言所至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謁見，是不奉法。吾通揭汝等騷擾狀，奈我何？」成德等始懼，咸叩首求去。其

事喧傳省中，小人皆謂武鹵莽，禍叵測，將累上官。時山東巡撫吉慶畏勢，聞此言，即發員絡繹於道，訪問虛實。有府佐劉大經者，與君不相能，駕說於大府前。吉慶以濫責無罪，直書其事劾之。和珅笑曰：「是暴吾役之不謹，而陰爲武令地也。」封還其疏。吉慶望風承旨，易以任性行杖，空言入奏，報罷。縣民聞令去，扶老攜幼數千人走省中，見大府，叩首乞留我好官。吉慶曰：「歸無譁，還汝好知縣。」吉慶知不容於輿論，而耻於權勢，會將入覲，乃挈君至都下，爲謀捐復。和珅總吏部事，駁之，其事遂寢。乃請主東昌啟文書院講席，以塞衆口也。後故人秀水王復爲偃師令，遂歸與復商榷政事，暇時考校古書，相得甚歡，不復作出山之計。嘉慶四年，天子親政，和珅伏辜，詔各舉所知廢員可起用者，有以博山事聞，敕吏部將原任山東博山縣知縣武億，行文豫省巡撫，咨部引見，並將革職原案查奏。十一月二十九日事也。而君先一月死矣！得年五十有五。君生而狀貌魁梧，有兼人之力，兼人之量。生平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三史，涑水通鑑，皆能闡誦。所著書有經讀考異義證，偃師金石記，校定五

經異義，駁異義補遺，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等書。與童君二樹名鉅者，同修偃師縣志。童君好收藏碑版，君考訂秦漢以來金石文字，童君服其精審，於是酷嗜翠墨，遊歷所至，如嵩山、秦岱，遇有石刻，捫苔剔蘚，盡心摸拓，或不能施，氈椎者，必手錄一本。偃師杏園莊，去所居四十餘里，民家掘井得晉劉韜墓誌，長二尺有餘，重幾百斤，君肩之以歸。性善哭，館河師家，除夕，師謂君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君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遺以二彘肩，一雞，一鷲，蒙占酒一斗，及湯餅，餠飴諸物，君閉戶恣啖，食盡酒傾。至晚，師曰：「醉飽矣！更有他求乎？」對曰：「哭！」師亦曰：「哭！」乃放聲大慟，比鄰驚問，河師大笑而去。庚子年，陽湖 洪亮吉 稚存，黃景仁 仲則，流寓日下，貧不能歸，偕飲於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席，盡數盡後，忽左右顧盼，哭聲大作，樓中飲酒者，駭而散去。藩嘗叩之曰：「何爲如此？」曰：「予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矣。」藩戲之曰：「君乃今日之唐衢也。」藩與君交垂二十年，核君行事，不愧循吏，古人云：「以經術飾吏事。」不通經術而能

爲循吏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洪亮吉 張惠言 戚琳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先世居歙縣，祖公案贅於武進趙氏，至君，籍陽湖。生六歲而孤，依外家讀書，穎悟異常兒，晚自塾歸，母氏篝燈課讀，機聲軋軋，與書聲相聞不絕。年十八，祖妣趙及祖相繼下世，君承重，水漿不入口，杖而後起。二十四歲，入學爲附生，與同邑黃秀才、景仁爲詩歌，相唱和，有時譽，人目爲洪黃。後謁安徽學使 簡河先生，受業爲弟子，先生延之校文，時幕下士多通儒，戴編修、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汪明經中皆通古義，乃立志窮經。家居與孫君星、衍相觀摩，學益進，時人又目爲孫洪。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中本省鄉試副榜，四十一年，母猝病卒，時在浙江，學使王文端公 杰幕中，得病耗，馳歸里門，有以死告者，大慟，失足落水，遇汲者救甦，旣以不得視含斂爲終天之恨，遂絕粒。或喻以毀不滅性，始啜粥，居苦枕函，不入內，不飲酒食肉，里中稱爲孝子。四十五年庚子科，中式順天舉人。五十五年庚戌 石韞

玉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明年，又充石經收掌詳覆官。藩是時館總裁王文端公第君手定條例，屬藩呈之，公是其說。彭文勤主其事，以爲不然，文端不能與之爭也。後文勤自作凡例，文端命藩勅定，駁其秕謬者數十條，文勤大怒，謂藩與君互相標榜，嗟乎！直道之不行也久矣！五十七年王子科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卽拜貴州學政之命。黔省僻遠無書籍，爲購經史通典文選諸書，置各府書院，黔人爭知好古，君之教也。奏凍灑禮記注，乃臆說空言，絕無師法，宜易鄭元注以試士，格於部議不行。嘉慶元年，充咸安宮總裁，在上書房行走。三年正月，大考翰詹，時教匪充斥，題爲征邪教疏，君指陳時事，直書無隱；又在師友前論時事，扼腕嘆息，皆以爲狂。君知不容於時，適弟藹吉卒於家，以古人有期功去官者，乃引疾歸。今上親政，修高宗純皇帝實錄，朱文正公珪薦君復赴都與修實錄。教習庶吉士，與同館議論不合，將乞假歸矣；念今上大開言路，而陳奏者皆無經國之計，身居翰林，又無奏事之責，因陳時政數千言，謂故福郡王所過繁費，州縣供億，致虛藏帑，故相和坤擅權

時，達官清選，或執贄門下，或屈膝求擢，羅列中外官，罔上負國者四十餘人。作書上成親王及朱文正，劉相國權之，進呈御覽，有旨革職審擬，對簿時，詞色不撓，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律，置重辟，有旨減死，發伊犁。武進趙君懷玉入詔獄，慰之，君曰：「昨日念念在西市，今日念念在玉門關矣。」次日，趙君送至廣甯門外，握手黯然而去，神氣自若。將抵戍所，某將軍妄測聖意，奏請俟君至，斃以法，先發後聞，有旨申飭不行。五年四月，京師亢旱，上因久不雨，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稱安南黎氏二臣忠於其主，而久繫獄中，請釋之，又不雨；上乃念君以直言獲罪，立予釋回，是日甘霖大沛，御製得雨詩紀其事。又製導言納諫論，言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啟沃朕心，並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以勸言事者，毋因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君以六年歸里，雖蒙緝管，而江左名流，過君講學問字者無虛日。十二年，常州旱，有司勘不成災，飢民剝樹皮以食，君請當事率紳士損資賑濟，所活飢民數十萬，邑人至今稱頌不衰。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以疾終，得年六十有四。君性伉

直疾惡如仇，自謂不能容物。生平好學，嘗舉荀子語爲人戒，有暇日，所以窮日著書，老而不倦。深嫉浮屠氏之說，詩文中未嘗用彼教語。撰著行於世者：左傳詁二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漢魏音四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弟子職箋釋一卷，補三國晉書地理志，十六國疆域記，乾隆府廳州縣志，詩文集若干卷。君在畢尙書沉幕中最久，預修宋元資治通鑑，修陝西河南各州縣志，是以深於史學，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嘉慶四年，潘遇君於宣城，論說文解字五龍六甲之說，及冕旒字，不合君出示所作古文，潘又指摘其用事譌舛，君斷斷強辯，潘曰：「君如梁武之護前矣。」君慍見於色，因潘談次，偶及輿縣，君云：「在江都。」潘據文選注，赤岸山之證，當在六合。潘又謂太平寰宇記，鄧艾石甃城，白水破事，不見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君忽寓書於潘，謂輿縣實在江都，而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志，豈可疑爲無此事者，灑灑千言，反覆辨論，潘不答一字，恐激君之怒耳，豈知益增其怒，遂不復相見矣！今作君傳，潸然淚下，自悔鹵莽，致傷友道，能不悲哉！與君同時爲漢學者，孫君

淵如之外，有三人焉：一爲莊君斫，字虛庵，乾隆戊子副榜，較刊淮南子，一切經音義，深於聲音訓詁之學，今官陝西某州知州。一爲武進趙君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庚子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好學深思，無書不讀，肆經深於詩，故兼工文章。一爲武進張惠言，字皋文，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編修，卒於官。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儀禮圖六卷。其甥董士錫，字晉卿，傳其學。康熙時又有臧琳者，武進諸生，博綜經史百氏之書，教人先以爾雅許氏說文解字，曰：「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鍵戶著述，世無知者。著有經義雜記三十卷，太原閻百詩爲之序，元孫鏞刊行之。鏞字在東，盧紹弓學士之弟子，自云：「段大令磨堂致書學士曰：『高足臧君，學識遠超孫洪，一由是學士益敬異之。』然乎？否乎？又有劉君遜，字申甫，嘉慶辛酉選拔貢生，丁卯舉人，淹通經傳，著春秋公羊釋例。

漢學師承記 卷四

三四

漢學師承記卷四終

漢學師承記卷五

甘泉江 藩纂

江 永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爲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引周禮，求之有書家，得寫本周禮白文，朝夕諷誦，閉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通經藝。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二十四補廩膳生，六十二爲歲貢生。永好學深思，長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深於禮。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未成而卒。黃幹纂續，缺漏浸多，乃爲之廣摭博討，從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名曰禮經綱目，數易稿而後定。其論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之誤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

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論鍾律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即後世所謂黃鍾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鍾之宮爲律本遺意，亦聲律自然，古今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既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其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論聲韻曰：「古韻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尤精。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爲書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疎，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也。先

屬元寒，又分之以屬眞諄，而眞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盡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盡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以後九韻，以侈歛當分爲二，猶之眞以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永之說，蓋欲彌縫其缺也。易彖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言人人殊。辨之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辨之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出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

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三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一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王辰戒都車令癸已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儀禮釋宮增注一卷，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

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四書典林四十卷，永爲人和易近人，處里黨以孝悌仁讓爲先，人多化之。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勸鄉人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饑饉云。嘗一至江西，應學使金德瑛之招也。一游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也。是時三禮館總裁方侍郎苞，自負其學，見永卽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數事爲問，從容答之，苞負氣不服，永哂之而已。荆溪吳編修絳深於三禮，質以周官疑義，永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之作也。後數年，程吳二君皆沒，永家居寂然。值純皇帝崇獎實學，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有人薦永者，永力辭之。當朝廷開三禮義疏館，纂修諸臣，聞有禮經綱目一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沒後一年，詔修音韻述微，刑部尙書秦文恭公蕙田請於朝，令督臣取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採擇。蓋戴編修震在京師，文恭公延之修五禮通考，戴君攜有永書，以推步法解全篇，載入觀象授時一類，所以文恭知永爲學者，而有是請也。考永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爲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然所

著鄉黨圖考、四書典林，帖括之士，竊其唾餘，取高第掇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於家。豈傳所謂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歟？

金榜

金榜，字輔之，一字蕊中，又字槩齋，歙縣人，江慎修之高弟子。少有過人之資，與休寧戴編、修震相親善，承師友之訓，所以學有根柢，言無枝葉也。乾隆乙酉，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散館後，即乞假歸，徜徉林下，著書自娛，專治三禮，以高密爲宗，不敢雜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繩墨之儒矣。戴君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卒，羨卒以釋之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二卒，以

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義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

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日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共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與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猶是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

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一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雜引管子釋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合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千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漚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

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人，以爲乃新莽之制，劉歆取以屬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

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買，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買，於上經一以征布歛市之滯貨，一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鋤粟，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歛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買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

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託泉府以行其奸，爰据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圜邱，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

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饗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饗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一郊，一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邱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啟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謠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於圜邱奏之」，是著啟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饗而郊稷」，謂「

此祭天園邱，以饗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僂。」既於園邱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僂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主之廟，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一毀廟之主，立二尸。一昭共一尸，穆共一尸。一祝詞稱孝子，一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禘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

主者，惟……禘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禘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尙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禘祭，惟七尸則禘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禘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禘，禘郊禘祫，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於天，因以

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寅之隘巷，寅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事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魯郊稷」，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此其說之尤著者，其論三江，世儒多是之，獨王光祿西泚與潘不以爲然。年老得髀痛疾，臥牀席間，手定禮義十卷，未幾卒。

戴震

戴震，字慎修，一字東原，休寧人。祖寧仁，父弁，皆不仕。君年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朱子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讀書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註訓解之，意不釋，師惡其煩，乃取許氏說文解字，令檢閱之，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隨父客南豐，課學童於邵武，自邵武歸，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奇之。時江君慎修來歎，見君，曰爲儒者，一日，舉歷算中數事，曰：「吾積疑十有餘年而未剖析者。」君爲之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君驚喜曰：「今之定九也！」年二十八，補縣學生，家屢空而學日進。著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圓記，流傳浙東西，天台齊侍郎召南讀其書，恨不識其人！江南惠定宇沈冠雲二徵君，

皆引爲忘年交。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於鄉，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人皆以狂生目之，幾不能供餽粥。獲交於錢少詹大昕，稱爲一天下奇才。一秦文恭公纂五禮通考，求精於推步者，少詹舉君名，文恭延之，纂觀象授時一類。後高郵王文肅公安國，請君至家塾，課其子念孫，一時館閣通人，如河間紀庶子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蘭泉先生，大興朱笥河先生，皆與之定交。從此海內知東原氏矣。試禮部不第，後朱方伯珪招之游，晉修汾州府志。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乙未，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授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二年五月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生平無嗜好，惟喜讀書，詞義鉤棘難通之文，一再讀之，渙然冰釋。其學長於考辨，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解之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徵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

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謂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之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之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之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三角，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

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入線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疎漏，如釋言：「桃，充也。」一六經無桃字，鄭注，樂記孔子居皆訓「橫」爲「充」，「橫」一「桃」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橫被四表」，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麻，廢也。」卽詩：「不可休息」之一「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一「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考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多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瀕於經者，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君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至君始釐正之！今

武英殿所刊，卽用其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焉。嘗論學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父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眞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訓詁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

叔然荆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平其說之多鑿也。』又訓學者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良而慊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澆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習；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

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其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勾股割圓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儀禮正誤一卷，爾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賦注四卷，九

章補圖一卷，古歷考二卷，歷問二卷，水地記一卷，戴氏水經注四十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文集十卷，皆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君沒後十餘年，高廟校刊石經，一日，命小璫持君所校水經注，問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尙在否？」對曰：「已死。」上嘆息久之！時人皆謂君若不死，必充纂修官。嗟乎！君以庶吉士，得邀特達之知，亦可謂稽古之榮矣！同時學者：郡人鄭牧，方矩，程瑤田，汪龍，鄭方二人，事蹟不得其詳。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歙人，乾隆庚辰舉人，太倉州校官，著有通藝錄行於世。汪龍字蟄泉，乾隆丙午舉人，著有毛詩申成，毛詩異義，皆未刊行。親受業者，高郵王念孫，字懷祖，乾隆乙未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主事，官至直隸永定河道，精於訓詁，著有廣雅疏證十卷，子引之，字伯申，嘉慶己未姚文田榜，以第三人及第，今官翰林院侍講學士，能世其學。段大令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講求古義，深於小學，著書滿家，刊行者惟詩經小學錄四卷，說文解字注三十二卷，盧學士文弼，紀相國昀，邵學士晉涵，任侍御大椿，洪舍人榜，汪孝廉元亮，

皆同志之友，而問學焉。孔檢討廣森，則姻婭而執弟子之禮者也。懋堂大令之壻，曰龔正，號關齋，仁和人，以懋堂爲師，能傳其學，著有國語韋昭注疏，嘉慶丙辰進士，今官禮部祠祭司郎中。

漢學師承記卷五終